

# 寄情天涯

## ——怀念印尼华人作家彩凤女士(上)



容子与彩凤简朴结婚历史照片

“《百年记忆》想想写写，写了又想想，预计要写30万字。用了两年时间才写到一半，老伴提议先出上集。我知道老伴的意思，她患的肝病已非短期。想不到本书(上集)刚脱稿，老伴竟于2019年10月23日走完了她的人生路程……”

以上是著名印尼华人作家容子在其回忆录中的一段话。我在巴厘岛工作期间有

幸结识容子和彩凤两位前辈。记得第一次去拜访的时候，两位老人与我一见如故，彩凤女士还能颇有兴致地陪着我聊天，翻看他们结婚老照片的时候，彩凤女士的脸上泛起赧赧的羞涩，两位老人对视的一刹那，眼神是那么动人。后来几次探望，彩凤女士的身体一次比一次明显衰弱。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，彩凤饱受病痛折磨后去世。

“皓总早上好！每天我的功课是：5点起床，喝了牛奶和一粒鸡蛋，然后在巷子来回行走约一公里，回到木屋进行学生操，然后吃麦片，洗澡，看书，写作。我最常看的三本书是巴金《讲真话的书》，季羨林散文集和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的散文集《假如毛泽东去骑马》。失去老伴感觉孤单，唉，只能这样了。”

“书香生活，充实恬淡。彩凤女士其实仍伴着您，她看到您健康平安、读书写作，一定在天堂微笑。”

……

上面是我与容子先生之间的一段短信。作为晚辈，我无法完全体会容子先生内心的痛楚，但有一

点可以想到，容子先生一定要做些事情纾解对彩凤的怀念。

彩凤和容子的爱情故事对于今天的华人来说，如同早期的黑白电影那样，语速缓慢温柔，情节简单动人：被逼婚的少女写信给报纸诉说苦恼，年轻的编辑情动于衷，通信，见面，相爱，结婚……。接下来的漫长日子，风刀霜剑，凄风苦雨，印尼禁止华文三十年。容子和彩凤是印尼华文报界的佳话，也是华文报业命运多舛的亲历者和见证者，这对患难夫妻和同道们用生命默默撑起华人文坛的一片烟火，延续着华文在这片土地上的血脉。为了活下去，做小买卖，干体力活，朝不保夕，甚至三餐不继，夫妻俩只要灯下

拿起笔用华文书写，他们的内心立刻富有而强大，这种精神力量化作永远不屈的尊严。读到彩凤回忆饱受欺凌的那段日子，没有太多的凄楚哀怨，字里行间反倒透着诙谐。坦率地讲，彩凤女士比容子先生更坚强。当然，她的坚强也来自容子的乐观和笃定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华文解禁，华人作家迎来春天，容子和彩凤也迎来写作的高产期，夫妻俩合著的文集《脚印》在印尼华人中脍炙人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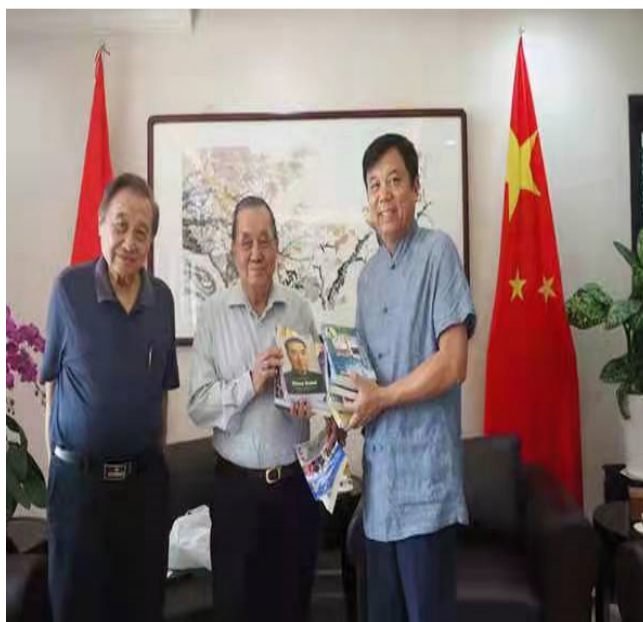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和印尼友好历史源远流长，两国人口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强，中印尼友好合作不仅造福两国人民，更是裨益地区及世界和平与发展。



原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兼参赞苟皓东，拜访容子与彩凤夫妇合影，右为容子千金。



苟皓东总领事夫妇与巴厘岛文学前辈容子，意如香等文友合影。



《新报》社长沈德民教授，总编李卓辉拜访中国登巴萨总领事与苟皓东总领事合影，赠书留念。